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卫·科波菲尔

五卷

(英)狄更斯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著
赵钱成 译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第四十章 无家可归者

关于上一章我已经把家庭变故仔细地叙述过了，当晚在布京汉街，我们进行了一番很严肃认真的谈话。我姨婆对他们十分关心，事后，她交叉着两臂，有两个多小时在室内走来走去。在她格外受激动的时候，她总这样走来走去，可以用她散步的时间来估计她的激动的程度。这一次，她心中那么不安，以至感到有敞开卧室门的必要，使她可以在两间卧室之间来回走走。狄克先生和我在火炉旁静静地坐着，她则沿着这一条测定的路线、迈着一样的步子、合着钟摆一般的规律、不断地走出走入。

当狄克先生出外就寝、只有我和姨婆呆在房间里，我坐下来写信给那两位老小姐。那时她走得疲倦了，照常把衣服折起，坐在火炉旁。但是她不照往常那样把杯子握在膝盖上坐在那里，却把杯子搁在炉架上。她左肘用右臂支着、下颌被左手托着、沉思地看我。每次我从我做着的事上抬起眼睛，总与她的眼睛相遇。“我的心情非常平和，我的亲爱的，”她总点一下头叫我安心道，“不过我觉得不安和忧愁！”

在她就寝以前，我太忙了，我对她没动用灶架上的夜用混合剂竟没有注意到。当我去叩门通知她这发现时，她来到门前，脸上露出比往常更多的慈爱，但是仅只说道，“我今晚没有心情吃这东西了，特洛。”于是摇了摇头，又走进去。



在早晨，她把我写给那两位老小姐的信读了一遍，并加以许可。我把信发出，当时没有别的事可做，等回信才是我想要做的事。一个雪夜，当我由博士家走回的时候，我依然留在等回信这种期待状态中。

那一天很冷，一场刺骨的东北风已经刮了一些时候。天空变得昏沉沉的，于是下起雪来了。我记得，大片大片的雪下得很大，下个不停，厚厚地积起来。车轮声和脚步声都分辨不出了，仿佛街上铺了那么厚的羽毛。

在那样的夜间，我回家自然走最近的路了——是穿过圣马丁教堂巷。当时那教堂因所占地面较狭窄而得名，因为前面没有空地，那条胡同弯弯曲曲地通到斯特兰街。我在带圆柱的台阶不远的转角处看见一个女人的脸。那个脸看了看我的脸，就走那条窄胡同，不见了。我认得它。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它。但是我想不起那地方。它使我产生一种直接触动我心的联想。但我遇到它却正在想其他什么的，已经混乱混乱的。

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个驼背的身形，他把一种背负的东西放在光滑的雪上，加以整理。我看见那个脸与他是同时发生的。我曾在惊讶中停下来我都没有感觉到。不过，无论如何，当我向前走的时候，他转过身子，站起来，向我走来。我与辟果提先生面对面地站住了！

这时我记起那一夜爱弥丽在厨房中，给过她钱的那女人，就是马莎。马莎·恩德尔——据海穆告诉我，即使为了全部沉入海中的珍宝，他辟果提先生也不同意他的甥女与这个人在一起呢。

我们亲热地握着手。一开始我们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卫少爷！”他紧紧地握着我说道，“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少爷。遇见得好，遇见得好！”

“我的亲爱的老朋友！遇见得好，”我说道。

“今天晚上我本来打算去找你，少爷，”他说道，“不过我知道你姨婆住在你那里——因为我去过雅茅斯，你住的那个地方——我恐怕天太晚了。我应当在离开以前，一清早去看你呢，少爷。”

“又要离开？你想去哪里？”我说道。

“是的，少爷，”他耐心地摇着头说道，“我明天离开。”

“你到哪里去？”我又问道。

“嘿！”他抖着长发上的雪回答道，“我要去一个地方过夜。”

在那些日子，有一个旁门通金十字架旅店的马圈，几乎就在我们所站的地方对面。我指出那个门口，把他的臂挽起来，我们一起走向那里。在马圈外有两三间酒馆敞开着，我看了看其中一间，里边是空的，炉火很旺，我把他带了进去。

在灯光中，我看出，不仅他有着长而乱的头发，而且他的脸也被太阳晒得焦黑了。他的头发比先前更白，他脸上和前额上的皱纹比先前更深，在他身上保留着艰难跋涉和四处漂泊的各种迹象，但他黑得很健康，像一个毅志坚强的人，他毫不感到疲乏。他把帽子上和衣服上的雪抖了下来，把脸上的雪抹去，我则在内心作了这些观察。当他背向着我们进来的门、与我面对面地坐在桌旁，他又把他那粗糙的手伸了出来，热烈地握我的手。

“我要告诉你，卫少爷，”他说道，——我要把我去过的地方和听到的一切话都告诉你！”

我牵铃叫一种热的饮料。他不肯喝比麦酒更强烈的东西，



当麦酒拿来、在火上热时，他坐在那里思索了。他脸上表现出一种纯洁的沉重的严肃神情，我不敢打扰他。

“当她是小孩子的时候，”室内只留有我们两个时，他才抬起头来说道，“她不时对我谈许多关于海的事，谈深蓝的海水、日光照耀的口岸。我往时想，因为她父亲是在海里被淹死的，所以她常这么想。我不明白，你知道，或许她相信——或希望——他已经去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了。”

“这大致是一种幼稚天真的幻想，”我接过来说道。

“当她——失了踪的时候，”辟果提先生说道，“我心里想，他一定把她带到那个国度去。我心里想，他一定会对她说，那地方是一个好地方，她怎样在那里成为夫人，他怎样先用这一类的话使她听从他。当他母亲被我们见到时，我知道我猜对了。我经过海峡去法国，在那里登岸，仿佛我从天上跌下来一般。”

我看见门动了，外面的雪飘进房内。我看见门又动了一点，一只手轻轻地插进来，门关不上。

“我找到一个有权力的英国人，”辟果提先生说道，“我告诉他，我在找我的甥女。我的一些通行需要的文件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办好的——我不太明白这叫什么东西——他还要给我钱，不过我辞谢了。为了这些事，我实实在在地感谢他！‘我已先给你写了信，’他对我说道，‘我还要对许多去那一带的人说，在你独自旅行当中碰到许多远处的认识你的人也要说。’我尽可能向他道谢，然后穿过法国去。”

“独自一个，而且是走路过去的？”我说道。

“大部分是步行，”他回答道，“有时坐货车，有时坐空脚车。每天步行许多哩，时常跟去看朋友的可怜的兵士一类人结



伴同行。我不能对他讲话，”辟果提先生说道，“他也不能对我讲话，但是在那尘沙飞扬的道路上我们依然是一对伴侣。”

我可以从他那亲切的腔调了解那种情况。

“我每到一个市镇，”他继续说道，“就去旅店，在院子里等待一个懂英国话的人。我把我寻找甥女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于是告诉我，旅店里住有什么样的上流人物，我等在那里，观察每一个出去进来的人，既经知道爱弥丽不在那里，我又就往前走。渐渐地，当我来到一个新的村庄，来到穷人中间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同情我。他们总让我停在他们门前，给我各种吃喝，指给我睡觉的地方。许多女人，卫少爷，有的年龄跟爱弥丽相差无几，我见她们等在村子外的十字架旁，给我同样的款待。那些死过女儿的母亲对我特别好！”

门外是马莎。她那憔悴忧伤的注意力集中的脸被我清楚地看见了。但我怕他会回过头来，也看见她。

“他们时常把他们的小孩——特别是他们的小女孩，”辟果提先生说道，“放在我膝盖上。天黑时，我时常在他们门前坐着，仿佛他们是我的宝贝的孩子。噢，我的宝贝！”

那突发的悲哀难以控制，他高声呜咽了。我把我那颤抖的手放在他蒙脸的手上。“少爷，谢谢你，”他说道，“你不必为你费心。”

过了一小会，他把手从脸上移开，伸进怀中，继续说他的故事。

“在早晨，”他说道，“他们时常陪伴我走一两哩路，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我说道，‘上帝保佑你们！我很感谢你们！’他们总好像把我的话懂得似的，并且微笑地回答我。最后，我来到了海边了。你想得到，我是这样一个航海的人，去意大利是



很容易的事，我到了那里，我像先前一样流浪下去。那里的人对我特好，要不是我听说我的甥女在瑞士的山中，我一定会把意大利走遍。一个认识他的听差的人看见他们三个都在那里，并且告诉我，他们怎样旅行，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卫少爷，我日夜走向那些山去。经过我的努力，百般跋涉，终于走过了那一座座高山。当我走近我听说的地方，我开始在内心里想，‘当我看见她时，我可怎么办呢？’”

那个聚精会神的脸依然俯在门前，双手向我乞求，向我祷告——不要关门。

“我从来不怀疑她，”辟果提先生说道。“不！一点也不！只让她看一看我的脸——只让她听一听我的声音——只让我一动不动站在她前面，让她回想起她的孩儿时代和她所抛弃的家——即使她作了贵夫人，她也要伏在我的脚前！我知道得很清楚。在我的睡梦中，看到她多次叫我“舅舅”，但也看见她倒在我前面，像死了一般。在我的睡梦中，我有许多次把她举起来，对她低声说，‘我的亲爱的，爱弥丽，我对她所做的可以饶恕，但我还得把你带回家！’”

他停下来，摇头，然后叹了一口气，又说下去。

“我现在对他并非怎么关心。爱弥丽是我的一切。我买了一身乡下衣服给她穿。我知道，一旦找到，她就要随我去走那些石头路，我要和她永远呆在一起，永不分离。让她穿上那一身衣服，抛弃她当时所穿的——又把她挽在我臂上，向家中飘回——我当时只想这一些事。我不相信我会看他一眼。可是事与愿违，我没有找到他们，他们早已走了。去哪里呢，我打听不到。有的说这里，有的说那里。我到处寻找爱弥丽，都找不到我只好回家。”



“回来多么久啦？”我问道。

“大约四天，”辟果提先生说道。“在天黑以后我望见那条旧船，看见窗子里面还有闪烁的灯光。我走过去从窗子向里一看，就看见忠实的古米治太太依照独自坐在火炉旁。我在外面叫道，‘是丹尔呦！不要怕呦！’于是我进去了。我从未想到，那条老船会让我觉得很生疏！”

他很小心地从怀内一个衣袋中拿出一个装有两三封信或两三个小包的小纸裹，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这第一封，”他从中拣出一个来说道，“是在我走后不到一个星期来的。里面裹着的是一张五十镑的银行支票，写明给我，在夜间放在门下。她想把她的笔迹掩饰起来，不过她不能瞒过我！”

他怀着莫大的忍耐和仔细认真地把那张支票完全照原来的样子折起来，放在一边。

“这是两三个月前来的，”他打开另一个说道，“给古米治太太的。”他看过一下，递给我，并且低声说道，“少爷，请读一读。”

我读道：

噯，当你看见这字迹、知道出自我这罪恶的手时，你的感觉会怎样呢？但是千万，千万——不是为了我的缘故，只为了舅舅的好心，只花费你一丁点时间，你就可以使你的心对我饶恕！千万，千万，对一个可怜的女孩发慈悲，在一片纸上写出，他好不好，在我离开你们之后，他说过我什么——你是否看见他在夜晚、在我回家的老时间想念他一向那么疼爱的



人。噉，当我想到这个时，我的心在裂开了！我向你下跪，乞求你，祷告你，你应当对我表示宽容些不要那样严厉对待我——我十分十分知道我应得的——却要宽厚，仁慈到肯把他的情形写一点，寄给我。你不必唤我小，你不必唤我已经玷辱了的名字。不过你们可以对我发慈悲，写几句话有关今世永远不能与舅舅见面的情形。

亲爱的，如果你的心对我不肯饶恕，其实应当不饶恕，我知道——不过，听清楚，假如你的心是不肯留情的，亲爱的，在你十分决定把我这可怜的祷告拒绝以前，问一问我最近对不起的他吧！假如他好心到肯说，你可以写一点什么给我读——我想他肯的，噉，我想他肯的，只要你问到他，因为他一向是非常勇敢，和宽厚——那么告诉他，当我在夜间听见刮风的时候，我好像觉得他和舅舅忽然地随风而过，就要去上帝那里控告我了。告诉他，假如我明天要死，我一定用我最后的话祷告他和舅舅，用我最后的呼吸祷告他快乐家庭！

这一封信中也附有五镑的钱。一点也没有动过，他照样叠起来。关于回信的地址，附有详细的说明，这些说明虽然透露了中间的几个人，我很难从信中对她隐藏的地方作出准确的结论，不过可以知道，她大致是从据说见过她的地方写来的罢了。

“给她写回信了吗？”我问辟果提先生道。

“因为古米治太太，”他回答道，“没有怎么懂得文墨，少



爷，海穆起了草，她抄了一份。她们把我出外找她的消息告诉了她，我临走时的话是什么。”

“你手里的还是信吗？”我问道。

“少爷，这是钱，”辟果提先生打开一点说道。“十镑，你看。同第一次一样里边写道，‘一个忠实的朋友赠’。不过第一次是放在门下，这一次却是前天由邮局寄来。我将要依照邮戳上的有关信息去找她。

我看了看邮戳上面写的是上莱茵的一个市镇。他在雅茅斯找到一些知道那地方的外洋商人，他们为他在纸上画了一张他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草图。他把那张图铺在我们中间的桌上，然后一手托着下颌，一手为我指出他要走的路线。

我问他海穆好吗？他摇头。

“他做工很卖力，”他说道。“他的名声在那一带一点也不错。他总受到别人的帮助，你知道，他也愿意帮助他们。从来没有人听见他发怨言。不过我妹妹相信这些事深深地把他的心伤透了。”

“我相信是那样，可怜的人！”

“看他的行动，卫少爷，”辟果提先生用一种严肃的低声说道——他好像对他的生命不怎么重视，他总是带头做一些有危险的艰苦工作。不过他像孩子一样善良。在雅茅斯每个孩子都认识他。”

他如有所思地收集起那些信件，用手按平，放进原来的小包裹里，把这些信件小心谨慎地放回他的怀里。门外的脸不见了。我依然看见雪飘进来，但是那里别的什么没有了。

“好！”他看着他的提包说道，“既然今晚看见了你，卫少



爷，在明天清早我就要离开了。你已经见到我这里所有的东西。”他用手指着小包裹说道，“我所担心的是，在把那些钱归还以前，我怕遇到意外。假如我死了，那些钱遗失了，或被偷去了，或不拘怎样不见了，他一定认为我把那些东西受下了，另一个世界我相信不会收留我了！我相信我一定会回来的！”

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在出门之前我们又握了握手。

“我要走一万哩，”他说道，“我就是要死的时候，一定把那些钱放在他面前。如果我对这一点办得到，也能把我的爱弥丽找到，我就感到满足了。假如我找不到她，她或许有一天听到，她的舅舅直到生命完结时才停止了找她。假如我知道她的为人的话，她只要一听到这消息我相信她一定会回她的家的。”

当我们在寒冷的夜气中走着时，我看见那个孤单的身形在我们前面溜走。我赶紧故意跟他说话，使他转过身来，直到那身形不见为止。

他谈到斗佛大道上的一个旅店，他知道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干净的朴实的住处过夜。我陪他从威斯敏士特桥走过，然后在苏黎岸上与他分手。在我的想像中，当他在雪中恢复了他那孤单单的旅行时，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向他致敬而变得寂静无声了。

我回到旅店前，想起出现在门口的那个脸来，于是慌慌张张地四处寻找。它不在那里了。我们刚才的足迹都已被雪淹没了，只有我的新足迹还可以看见。当我回过头来看时，连那个也开始消失了。



第四十一章 两个朵拉的姑母

终于等到那两位老小姐的回信。她们向科波菲尔先生致意，并通知他，她们已经对他的信作了充分的考虑，“为了双方的幸福”——我觉得这种说话太可怕了，不仅因为她们把这说法用在前边说过的家庭异义上，也因为我曾经看出，那种习惯的说法是一种花爆，易于放出，但很难从这种说法上看出两位老小姐的许多不同的形态。那两位斯本罗小姐说，她们对于科波菲尔先生来信中的问题，“借通信的办法”不便发表意见，假如科波菲尔先生在一定的日子肯惠顾，她们一定高兴对那个问题谈一谈。

对于这一封来信，科波菲尔先生立即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他一定会抽出时间，去伺候两位斯本罗小姐。也依照她们的吩咐，由他的朋友内院的汤马斯·特拉德尔先生陪同前去赴宴。既经发出那封信，科波菲尔马上变得兴奋起来，一直持续到那一天的到来。

没有密尔斯小姐的帮助，在这重大的紧急关头，大大地增加了我的不安。向来这样那样苦恼我的密尔斯先生——也可以说我觉得他仿佛是那样，实际上是没有两样的——把他那讨厌的行为发展到非常完美的地步，他忽然想要去印度了。除了他为难我的话以外，他为什么去印度呢？诚然他与世界任何其他部份都没有关系，却与那一部分有很多关系。因为完全置身于



印度贸易，什么活都做。年轻时住过加尔加答，现在打算以侨民的身份再去那里。不过我对这个并不关心。可是在他却那么重要，因此他要去印度，有朱丽亚作伴。因此朱丽亚去乡间对她的亲属告别。因此那住宅贴满各种招帖，宣布出租或出卖，家具以估定价格出让。我还没有来得及从上次地震中恢复过来，他这一招又把我重重地击了一下。

我对我自己在那天访问的日子穿什么衣服感到犹豫不决。既要穿得像样，又怕那两位斯本罗小姐觉得我不切实际，于是我在这两者求其折中，一般打扮就是了，我姨婆赞成我这最后的决定。当我们下楼时，狄克先生在特拉德尔和我后面抛出他的鞋子，向我们表示吉利之义。

虽然我知道特拉德尔是很好的人，虽然我那样与他相亲相爱，在那需要谨慎的时刻，我对他把头发梳得直挺挺的习惯感到讨厌。那梳法给了他一种使人吃惊的神气——不要说炉刷一般的样子了——我担心他的那样头发打装会把我的事搞遭了。

当我们走向帕特尼时，我老实不客气地把这意思告诉特拉德尔。并且说，他能否把它梳顺一点。

“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举起帽子向四面八方梳着他的头发说道，“这样的打扮我太高兴了。但是它不肯听话呀。”

“就不能梳顺它吗？”我说道。

“不能，”特拉德尔说道。“不能那样做，假如我在去帕特尼的路上用五十磅的法码把它顶起，一到把法码除掉时，它就又竖起来。你对我顽强的头发是意想不到的，科波菲尔。我是一只十足的暴躁的豪猪。”

我应当承认，我只有点失望，但还是喜欢他的好性格。我



告诉他，我怎样看重他的好性格。并且说，他所有的固执都可以从他的头发打扮上看出他的性格，因为他一点固执也没有了。

“噉！”特拉德尔笑着回答道，“说老实话，我这头发给我带来许多不幸，实在是一个很老的故事了。我叔父的太太不能容忍他，她说，她看到它就生气。我最初跟苏菲恋爱的时候，碍事的也就是它。非常！”

“她反对过它吗？”

“她并不，”特拉德尔回答道：“只是她的大姐——那个美人儿——拿它来大开玩笑，我懂得。事实上，它遭到所有妹妹们的嘲笑。”

“开心得很！”我说道。

“是的，”带着十分天真神气的特拉德尔说道，“它是我们大家的笑柄。她们故意说，苏菲把我一绺头发夹在一本紧合的书里，以便把它压平。我们都笑了。”

“我的亲爱的特拉德尔，且说一说，”我说道，“你的经验或许给我一些指示。当你跟那位你方才提过的年轻的小姐订婚的时候，你对她的家庭正式求过婚吗？例如，跟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事——是不是很相象？”我神经紧张地补充道。

“嘿，”特拉德尔回答道，一个沉思的阴影袭上他那亲切的脸，“对我来说，那非常痛苦。你知道，因为苏菲在那家庭中非常有用，她们都怕想到她有一天会出嫁。实际上，她们已经私下决定，永远不让她出嫁，她们叫她作老姑娘呢。因此，当我十二分小心地对克鲁洛太太提这问题的时候——”

“那个妈妈？”我说道。

“那个妈妈，”特拉德尔说道——“郝雷斯·克鲁洛牧师太



太——当我怀着应有的小心对克鲁洛太太提这问题的时候，影响大得她大叫一声昏了过去。我一连几个月不能再提这问题。”

“你终于提出了吧？”我说道。

“嘿，郝雷斯牧师提出的，”特拉德尔说道。“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最好的模范。他对她指出，既然是一个基督徒，她应当忍受牺牲，不应当对我怀抱不慈爱的感情。至于我自己，我对你说实话，科波菲尔，对于这一家，我觉得，我真是一头猛兽呢。”

“姊妹们都赞助你吧，特拉德尔？我希望，”

“唉，我不能说她们赞助我，”他回答道。“当我们已经比较地说服了克鲁洛太太，我们必须告诉萨拉。脊背上有毛病的那个萨拉。”

“记得！”

“她两手紧握，”特拉德尔惶恐地看着我说道，“双目紧闭，浑身僵硬，面色苍白，一连两天，只吃了一点烤面包和水。”

“多么杀风景的女孩，特拉德尔！”我说道。

“噫，科波菲尔，对不住！”特拉德尔说道。“她是一个很可爱的感情丰富的女孩，她们实际上都那样。后来苏菲告诉我，当她看护萨拉的时候，她的自怨自艾是语言不能描述的。我由我自己的感情知道，那一定是很厉害的，科波菲尔。那好像是一个罪犯的感情呢。我们还要在萨拉复元以后告诉其余的八个。在她们身上这件事发生了各种最凄惨的影响。那两个受苏菲教育的小家伙最近才不憎恨我呢。”

“不管怎么说，她们现在都安于这样了吧，我希望？”我说道。

“是——的，她们都听天由命了，就大体来说，”特拉德尔



犹疑地说道。“事实是，我们避免谈这问题，我那不稳定的前途和恶劣的环境成了她们的一种大安慰。一旦我们结婚，就要有一个悲惨的场面了。那就要很不像结婚，像出丧了。我会因娶她而遭全体人的怨恨了！”

他半认真半玩笑地摇着头看我的时候，那一脸的诚实记忆比现实里更加令我感动，因为我那时陷入那样过度激动和心神不定的状态，很难把注意集中在任何东西上。当我们走近两位斯本罗小姐所住的房子时，我脸上的神情有点不正常，特拉德尔提议喝一杯麦酒来提一提神。在附近的酒馆喝过麦酒，我们走路缓慢摇摆的样子来到斯本罗小姐的门口。

使女来开门时，我昏昏沉沉地觉得我自己好像被人在展览似的，也模模糊糊地觉得，我不知怎样就摇摇晃晃地走过一个带晴雨计的穿廊，进入楼下一个面对整洁的花园的安静的小客厅。我也模模糊糊地觉得，我在沙发上坐着，看见特拉德尔摘下帽子，他的头发就像弹簧似的又竖起来，假造的鼻烟匣盖一揭开，它们就飞出来了。我也模模糊糊地觉得，我听见一个老式的时钟在炉架上嘀嗒，我想它的嘀嗒声与我的心跳合拍在一起——但是它不肯。我也模模糊糊地觉得，我向四处寻找朵拉的迹象，却没有找到。我也模模糊糊地觉得，我听见远处有吉普的叫声，立即被什么人塞住了。终于我发现自己把特拉德尔向壁炉里推着头昏脑涨地向两位呆板的老小姐鞠了躬。这两位老小姐都穿着像逝世的斯本罗先生那样的黑衣服。

“请坐，”两位小女人中的一个说道。

我有一次跌在特拉德尔身上，又有一次坐在一头猫身上，后来坐在一种不知什么东西上——反正不是猫——我终于视力变得清晰了，我看出这一家中最小的一个是斯本罗先生。这两